



# 劳模母亲孙宪恒

王忠修



2017年5月14日,作者与母亲在家中合影。

佩带着枪支。交通也不方便,有时候坐马车,有时候就得步行。不久,母亲又被评为清河专区劳动模范。

1950年2月,邹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。母亲作为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代表出席会议,姥爷也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出席会议,父女两人同时参会,一时传为美谈。9月,邹平县人民法院成立,母亲以其名望,被聘为专职陪审员。1951年被录用为民事审判员,成为共和国第一代法官。

母亲在法院工作期间,经历了共和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辉煌的开端,国家陆续颁布了《婚姻法》《土地改革法》《惩治反革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。那时候,区乡级没有法庭,但为了方便群众,法院设立了巡回法庭,到基层去办案。其间,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,经常与同事们骑车去处理案件,调解纠纷。为了处理案子,他们往往起早贪黑,披星戴月,甚至废寝忘食,为共和国最初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我出生于1955年,是家里长子,那时候应该是我们小家庭最好的时光。虽然母亲经常笑说我出生得不是时候,因为那一年国家开始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,我出生以后“公家”不会直接给我分配生活物资了。但父母都有工资,相对来说工资挺高,生活还是很幸福的。我喜欢喝奶粉和炼乳,经常讨要,那可是一般家庭供应不起的。

命运的转折是在1958年。1957年6月,“整风”转为所谓的“反右派斗争”,后来被严重地扩大化,有50多万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。我的父亲王聿水,是个老革命。1945年,他跟随在八路军当兵的哥哥(我的伯父王聿河)到“耀南中学”去读书,不久因为形势的变化,他们全校师生“集体参军”,成了八路军战士,那一年他刚刚16岁。1951年,他转业到地方,被分配到邹平县卫生院工作。1952年邹平中学(后来的邹平一中)建立,他被派去当校医。1958年,搞所谓“整风补课”,继续进行反右派斗争。

晚年的母亲,一点也没闲着。我

们兄妹五人,每人生了一个儿子,大妹妹还有一个女儿,六个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人抱大的。2011年,母亲下台阶踩空,不幸摔断了左腿股骨,从此生活质量大大下降。2017年下半年,母亲开始长时间卧床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我知道,这已经是母亲的桑榆晚景,我能陪伴母亲的时日不多了。

母亲神智一直很清醒。直到前几天,我还故意问她我的出生时辰,我姥爷、舅舅的姓名、年龄,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来。

今年“五一”节前两天,母亲开始莫名其妙地拉肚子,复而开始清醒,我知道情况不好了。我给弟弟妹妹们打电话,要他们尽早回来,老娘快不行了。

5月1日这天,母亲平时宁静的气息开始变得粗重,仔细辨别,出来的气息吸入的气息多,我知道,母亲要走了。我坐在母亲床前,静静地守候着。恰好有朋友发微信,约我出去吃饭,一起过节。我说我没法如约了,我正在看着母亲生命的火烛渐渐地熄灭。打完这几行字,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母亲睁着眼睛,看着这个曾经让她辉煌快乐也叫她失落痛苦的世界,没有任何表情。轻轻地,从嘴角吹出一口气,母亲闭上眼睛,安详平静地停止了呼吸,是所谓仙逝吗?我看了看手机,十点零八分。共和国的劳动模范,在五·一国际劳动节这天离世,难道是天意吗?信佛的大妹妹领着小妹妹与子侄们为母亲诵经守灵,我走了出来。

我走到门外,看到的是万里晴空。暮春和煦的暖风吹拂着,多好的日子!母亲给我们选了一个好日子,出殡时不让我们去受累。我想,母亲去天堂的路上,也一定没有坎坷。

作者简介:王忠修,1955年11月生,山东邹平人。原鲁中职业学院高级讲师,山东省语言学会会员,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。多年来致力于语言教学与地方文化研究,有多种论著出版或发表。

# 无棣籍旅美书画家李山与邓丽君的一面之缘

张海鹰



1995年5月16日,深夜,美国纽约长岛。无棣籍旅美书画家李山先生在书房内以笔当歌,写下《巨星陨落,邓丽君走了》:“一代艺术大家邓丽君小姐匆匆地去了,她留下的艺术歌声,将仍回旋在天空、海洋、群山、江河,以及世界每一片土地上,将与日月同存,以至永远……”

没想到,二十四年后,北京时间2019年3月28日凌晨,李山先生在美国纽约病逝。笔者谨以此文志悼念。

## 邓丽君的歌,令独处异国的李山心情逐渐平静

1937年,11岁的李山随其父由青岛返回故乡无棣县冯家庄。1981年,以画骆驼而蜚声海内外的李山应邀赴美国讲学,并定居纽约长岛。

一生经历坎坷、性格孤傲倔强的李山爱听歌。他说,中国乐坛上自己只佩服“两个半”,一个是“半路出家”的歌手李娜,另一个是“二胡皇后”闵慧芬,那“半个”就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歌声的,被誉为“十亿个掌声”“亚洲歌姬”“华人的骄傲”的邓丽君。

李山听到邓丽君的歌时,已是1979年,深圳、珠海试办出口特区,紧闭30年的国门打开了一条缝。当时,身为南京美协副主席的李山借到了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翻录的录音带。当在众多的歌者中他听到有一位女歌星的歌声是如此质朴,情感发自内心的深处。随着旋律,他的心情也随之感到欢笑、悲伤、振奋、平静。后来,他才知道那位女歌星是台湾的邓丽君。

1981年,李山受邀到美国开画展,在尼布拉斯加州州立大学、圣陶玛斯大学、休斯顿妇女学院等12所高等院校演讲中国书画艺术,并成为威斯康大学客座教授。

初抵异国他乡的李山,刚从一个封闭很久的中国来到美国,看到许多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与大陆不同的巨大差别,每天都受到很大的刺激。每天晚上,李山带着一天的感触与疲回到住处时,便忍不住倚枕痛哭,长夜难眠。

有朋友借给他一个收录音机和一盒录音带。晚上,当屋中只剩了他与淡淡的月光时,他按下收录音机的按键,又听到了那发自胸膛深处的邓丽君的歌声。他心中的愤郁,靠着邓丽君的歌声得以安抚,第二天才能有精神开始又一天的征程。

为了感谢邓丽君的歌声给予自己的支持,李山期望有一天能与邓丽君相遇时,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她,以表感谢。

## 李山为出版画集赴台,邓丽君与其倾心交谈

1994年夏,李山为出版画集事宜从美国到台湾。6月10日晨,李山一行乘车前往台北松山机场,飞往高雄。一个小时落地后,李山一行驱车去凤山军官学校演出场地。在演出前,李山与邓丽君进行了一次短暂、难忘的晤面。

李山对邓丽君说:“许多年来,我希望见到您向您表达我的感谢!由于您的歌声在精神上的支持,曾使我有力量度过了许多困难的岁月。请收下我赠送您的这一幅我画的中国画。”随即,李山将他画的一幅《戈壁风雪》和一本《李山画集》赠送给邓丽君。

李山问邓丽君:“今后在艺术研究上,有哪些设想?”邓丽君说:

“将自己创作一些歌曲。”李山问:“将多是哪方面的题材?”邓丽君说:“将多是爱情方面的题材。”李山不禁感慨:“她(邓丽君)是这样一位充满了爱心的人,虽然在30多年的歌唱中,都充满了人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,但仍意犹未尽,还将在此后的生命中继续谱写悠扬。”(李山·《巨星陨落,邓丽君走了》)

邓丽君台湾劳军演出后,在接待记者会上,邓丽君对在场各国媒体记者说:“我向大家介绍远从美国来参加这次盛会的画家李山先生。”她手里持展了李山赠她的画,并请记者一同观看、拍照。

## 邓丽君仙逝,李山深夜撰文缅怀

李山在台湾和邓丽君相见期间,为邓丽君拍摄了多幅照片,准备创作一幅邓丽君人物画。李山返回美国后,邓丽君还委托其二哥邓长富先生寄给李山几幅她以前的照片。

回到美国后,李山曾打算给邓丽君写一封信,建议她在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,可逐渐地增加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。李山认为,由于邓丽君人生阅历的增加,她演唱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将会表达得更深入。由于杂事忙,李山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将信写完,就传来邓丽君去世的消息。李山无奈地叹息道:“而今,却已成为即使写完信,也无法投递了。”李山在心里说:“关于邓丽君的肖像画,还须再收集一些她以前的照片,以作为参照的依据,这是我以后一定要完成的!”

邓丽君去世不久,李山在美国中文电台倾诉了他对邓丽君的怀念,动情处不禁失声。他说:“到美国以后,生来第一次听到这世界原来还有能触动他的灵魂,令他心悸的声音。那声音就是邓丽君的歌声。”李山常说,邓丽君的歌,是江南十八岁少女丝丝竹婉约的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。

李山在其文《巨星陨落,邓丽君走了》写道:“邓丽君的歌声,像知心的密友在与你披肝沥胆委婉地谈心,句句发自她的肺腑,声声撼动你的心弦。她的歌,犹如中国的水墨画,淡雅而意境幽深,又如文学中李后主的词——那词中的绝品。我尤其赞赏她所唱的中国古典诗词的歌曲,她把那些古典诗词中的意境,演唱得淋漓尽致。”

常言说:文如其人。自然,歌也如其人。李山在陆续听到关于邓丽君的一些处世与为人后,对邓丽君的坚持正义、秉守气节更多了一番尊敬。他感叹道:“仰视浮云白,古道照颜色,邓丽君的正义气节,与她的歌唱艺术同样辉煌于人间。”

李山最是喜欢听邓丽君唱的唐宋词牌。1995年5月16日深夜,即邓丽君仙逝第9天,李山于纽约长岛住处,含悲写洋洋洒洒近四千字怀念邓丽君之文《巨星陨落,邓丽君走了》后,天也快亮了。他将一盘他珍爱的《邓丽君歌曲集》磁带插入录音机,按动了按钮。

邓丽君演唱的李后主李煜的《相见欢》,如泣如诉:  
林花谢了春红,  
太匆匆,  
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  
胭脂泪,  
相留醉,  
几时重?  
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!  
(本文参考李山著作《往事如烟》)



1949年邹平县奖励劳模合影。右侧圆圈内胸佩红花、手持奖状、牵着大牛的是作者母亲。图片来自《中共邹平地方史·第一集》

## 搜书志

# 熊希龄钤印的捐赠本《甘地小传》

钱杰

这本罗曼·罗兰(Romain Rolland, 1866年—1944年)著于1924年的《甘地小传》,是1925年上海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印刷出版的,售价一角五分洋钱。译者中的谢颂羔(1895年—1974年),出生于牧师之家,毕业于教会大学,曾留学美国。米星如是当时一位上海作家。

除了年头较远和有基督教色彩之外,这本书封面左下角的“熊希龄捐赠”朱色钤印,历经近百年依稀可见,当是一大亮点。笔者当时在北京一家小书店里相中这本书,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名人印迹。

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。1935年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中央党校。1937年迁入延安,1943年至1947年,毛泽东亲任中央党校校长。1947年,中央党校撤离延安。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,名为马列学院,刘少奇兼任院长。北平解放后,马列学院即迁入。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。1966年以后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停办。1977年复校,定为现名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,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,中共中央党校推动了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。2018年3月,组建新的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,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,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。

姜昆签名的《笑面人生》,这才“饶”他关门回家。回想那个夜晚,揣着带有“熊总理”气息的旧书走在百年清华寂静的校园里,联想到距此处不远的香山就有他老人家的墓园,此番神交岂非缘分?脚下踩着厚厚一层金黄的银杏落叶,脚步蹒跚,心儿美美,不亚于买了便宜蹄膀还赠人一大把香菜的小主妇满载而归的欣然。就想,还是匡胤哥哥说得对呀,人生乐趣多多,富贵在何,又何必虎符在握、黄袍加身?

